

## 新春走基层

## 一件羊皮袄 代代匠心传

本报记者 顾植霞

“新年第一件羊皮袄，做好了。”2月26日下午，记者收到了来自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手艺人娘吉加的微信消息。紧接着，发来一段视频：一件崭新的手工羊皮袄平整铺开，羊毛厚实、皮面柔软。他汉语夹着藏语，介绍制作这件衣服的不易，语气里满是完成新作的喜悦。

这份朴素的欢喜，也让记者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2月14日。

那天正值腊月二十七，年关将近，贵南县城的街道上年货琳琅满目，客商往来喧闹。当天下午，记者走进这家专门制作羊皮袄的店面。与街上的热闹不同，这里格外安静。娘吉加和儿子力登加正俯身忙碌，仔细打理着几件刚做好的羊皮袄。

“你看这羊毛厚实，皮子也软，选料好，揉得到位，才是真正的羊皮袄。”“好是好，就是太费工夫了。一件袄子，一个人要扎扎实实做一个月，这个月才两单生意。”

娘吉加听罢，扶着腿慢慢站起身，轻轻拍了拍儿子的后背：“做这门手艺，就不能贪财，不能想着赚大钱，能做下去，就够了。”

他走进操作间，收拾起桌上和地上的碎料。屋里没有先进的制衣设备，两张工作台旁，摆放的全是传统的纯手工工具。

制作一件正宗的羊皮袄，要经过修剪、清洗、浸泡、揉捏、裁制五道关键工序。单是浸泡，就需要七天。之后，匠人还要连续手工揉捏三天，直到皮子柔软服帖。这些繁琐工序，耗的是力气，拼的是时间。从2017年注册成立公司至今，63岁的娘吉加，就这样一步一步坚持了下来。

羊皮袄，是安多藏族服饰的核心，也是游牧文化最实在的物质载体，藏着人与自然相伴相生的古老智慧。在



娘吉加展示传统毡帽。

本报记者 顾植霞 摄

当地藏族群众心里，一件羊皮袄不只是御寒的衣物，生产生活的工具，更是看得见、穿得上的文化符号与身份标识。

娘吉加坚持手工缝制，守的就是这份带着温度的民族文化。

他并非一时兴起，也不是到了年纪才重新开始学艺。从小，他就看着父辈制作羊皮袄，家里的工具代代相传。“在森多镇青稞羊村，我们是真正的手工艺家族。”说到这里，娘吉加的声音明亮了几分。

二十出头，娘吉加从父亲手中接过工具，最先学做的是毡帽。这种白色高筒毡帽，在安多藏区已传承千年。可如今，羊皮袄、皮靴、毡帽等民族服饰，渐渐被机器批量生产所替代。在娘吉加眼里，流水线做出来的衣服，少了手工的质感，也丢了原本的厚重。一件承载文化与情感的服饰，必须经过匠人的细心打磨，才算得上真正的民族服饰。

儿子力登加，一边理解父亲的坚

守，一边也想着让手工服饰走进更多人的生活。2025年贵南县新春联欢晚会、藏绣创意服饰大秀上，在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推荐下，他无偿提供了33套纯手工羊皮袄、皮靴等服饰。“那些摆在货架上卖不掉的衣服，其实也有它的价值。”

新的一年，父子俩打算拿出积蓄，在人流量更大的过马营镇或黄沙头附近开一家分店，专门展示、销售这些手工服饰。

贵南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长么土且也表示：“今年，我们计划将贵南羊皮袄缝制技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并且继续加大对传统民族服饰技艺的支持力度，让民间手艺人更有依靠、更有奔头。”

离开作坊时，记者在楼道口看到了公司的名字：古人传统。

一时恍惚：古人传统，今人传承。

民族文化的根，正是这样，一代接一代，绵延不断。

## 草原新变化 振兴好风景



要日杰洋溢在幸福的喜悦中。

杂多县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供图

本报记者 王湘琳 李永波

春节期间，澜沧江畔的杂多草原银装素裹。走进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结多乡达俄村四社，村民要日杰的家中暖意融融，11口人的大家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2025年家里养殖收入稳步增长，孩子们在县城打工也挣了钱，全年收入达到11.38万元！”要日杰掰着指头算账，话语里满是喜悦。这个家庭，正是乡村振兴战略在杂多县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

“以前靠天养畜，收入没保障，现在有了合作社带动和科技支持，养殖越来越有奔头。”要日杰所说的变化，源于杂多县全力推进的生态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项行动”。2025年，该县锚定“百千万产业”工程，构建起“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农户”的联合经营模式，建成6处养殖基地和1处牦牛良种繁育基地，投放1.5万余头优质种公畜和生产母畜，让传统畜牧业焕发新生机。

在县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土丁才仁的带领下，全县高海拔地区饲草高效栽培技术落地见效，1700亩(1亩≈0.066公顷)饲草种植基地由产鲜草3615公斤，年产青干草2000余吨，产值达350万元，有效破解了牧区冬春饲草短缺的难题。“我们给牲畜都上了保险，还有疫病防控和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服务，养殖风险大大降低。”要日杰指着牲畜耳标介绍，这些带有追溯功能的标识，让自家的牛羊肉在市场上更受欢迎。

消费帮扶为农畜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在去年“消费帮扶金秋行动”期间，杂多县通过线上直播、线下展销等方式，实现销售额近3000万元，带动367户农牧户均增收1.2万元，脱贫户户均增收1.3万元。“家里的牛羊肉通过合作社统一销售，价格稳定还不愁销路，春节前又卖了一批好价钱。”要日杰笑着说。此外，14723.6万元草原补奖资金通过“一卡通”全额发放到位，惠及全县11090户农户，为

牧民稳定增收再添保障。

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暖人心。在杂多县，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让牧民群众的幸福感持续提升。土丁才仁介绍，要日杰家的3个孩子，1名大学毕业、1名高中毕业、1名正在小学就读，全程享受着义务教育阶段各类补助政策。去年，全县兑现义务教育补助资金6485.85万元，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7%，让牧区孩子都能“上好学”。

医疗保障的持续完善，让牧民看病更方便、更安心。全县31个村卫生室全部达标“六有”标准，家庭医生双签约率达100%，县人民医院年门诊诊疗量超4.9万人次，有效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远”问题。“现在小病在村里就能看，大病有医保兜底，再也不用为看病发愁了。”要日杰说。

就业渠道的不断拓宽，让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2025年，杂多县城镇新增就业完成率达203%，农牧业转移劳动力完成率117%，通过帮扶车间、生态公益性岗位等渠道，带动9834名脱贫人口实现就业。要日杰的家人正是县城打工就业的受益者之一，“不用离家太远，就能有稳定收入，还能照顾家里的牲畜。”

“杂多县的乡村振兴实践，离不开党建的坚强引领。”土丁才仁说。县农牧和科技局以“江源初心、澜沧红旗”党建品牌为抓手，将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召开廉政专题会议、警示教育会等，全县31家单位与31个村、10个社区建立联点帮扶关系，32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16名党建指导员扎根基层，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党员干部经常来村里走访，给我们宣传政策、指导养殖技术，有困难他们都能帮着解决。”要日杰说。

这个新春，杂多草原的每一缕炊烟，每一声欢笑，都在诉说着乡村振兴带来的深刻变革，勾勒着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好图景。

## “夫妻哨”守护最稳的幸福

本报记者 倪晓颖

“现场防护员吴英强，2026年2月9日16时50分，对讲机试通话。”“驻站联络员王燕，2026年2月9日，对讲机试通话良好。”

“驻站联络员王燕，现场核对作业信息，今日作业地点陶家寨车站。”“现场防护员吴英强，今日作业地点陶家寨车站……核对完毕。”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陶家寨车站行车室内，王燕紧盯电脑显示屏，认真观察控制台上的信号显示，时刻盯控列车运行情况，以及“天窗”时间等，每3至5分钟，就会跟在铁路沿线的现场防护员吴英强通一次电话，确认、提醒。

在西宁至大通铁路线上，吴英强身穿橘红色的防护服，手里拿着作业记录手册和对讲机，集中思想仔细眺望着。他每天的任务，是按照铁路检修计划既定的“天窗”时间，横向和车务等单位做好信息对接，竖向盯控运输情况和施工进度，根据来车情况及时提醒施工现场，保证施工安全。

吴英强和王燕这对搭档其实是夫妻，他们同在一个工区，却常常“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他们每日频繁“对话”，内容几乎围绕“安全”二字。

2013年10月，王燕和吴英强同期进入青藏集团公司，并一同被分到陶家寨工区。相似的职业轨迹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共同态度，让两颗年轻的心逐渐靠近。工区的对讲机里，他们是最默契的搭档；工区之外，互相照顾的温情最终升华为爱情。2019年3月，这对因铁路结缘的年轻人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庭，他们选择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安家。

防护员是现场作业人员的工作安全“守护者”。驻站防护员王燕需要时刻紧盯调度命令和列车运行信息，如同“千里眼”，现场防护员吴英强则选择在线路作业同事的身边，如同“顺风耳”。他们之间必须严格执行“3至5分钟通话一次”的联控机制，确保信息畅通，万无一失。

工作12年来，这部小小的对讲机，成了夫妻二人工作中最独特的纽带。



驻站联络员王燕在认真工作。

本报记者 倪晓颖 摄

据估算，他们通过对讲机进行的通话次数已超过十万次。

“K5007次列车，陶家寨站通过，现场人员机具下道完毕，人员站在安全地点。”

“陶家寨现场明白，K5007次列车通过，机具已下道，人员已站至安全地点。”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会重复很多次。他们声音冷静、专业。但在这一来一往的确认声中，承载的是对整条线路作业人员生命安全的责任，也蕴含着夫妻间最深沉的牵挂。

不久的一天，天色骤变，狂风卷着沙尘扑面而来。对讲机里，王燕的声音比往常更急促：“现场注意，强风沙尘天气，请再次确认人员机具状态，加强瞭望！”

吴英强立即回应：“收到，状态安全，瞭望加强。你……在车站里也当心。”一句简短的、几乎不符合工作规范的额外叮嘱，在嘈杂的电波中一闪而过，却成了紧张工作节奏中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情。

临近春节，年货运输繁忙，对于驻站防护员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要想时刻准确掌握现场作业人员的所在位置、行走路径，就必须在脑海中构建出一份具体精准的“动态模

型”，这对夫妻毅然担起这份重任。

为了确保现场作业安全，春运启动以来，王燕都是提前半小时到岗，与现场防护员、作业负责人进行对讲机通话性能试验、建立防护体系，从这一刻开始，她的一举一动便与作业现场的安全紧紧“拴”在一起。

车站车流不息，每一次“天窗”点内作业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时机，更换钢轨、道岔整治等许多重点工作都在此刻进行。“为确保‘天窗’利用率最大化，即便点内没有列车通过，也不敢有丝毫大意，必须时刻关注、及时提醒，当好施工现场的‘好帮手’。”王燕眼神坚定。

当被问及这种特殊的“交流”方式时，王燕有些腼腆地笑了：“有时候在家听到他咳嗽，我都会下意识地想拿起对讲机问一句‘现场是否正常’。”吴英强则朴实地说：“在单位，我们首先是防护员，然后才是夫妻。确保每个人的安全，就是我们对彼此、对家庭最大的负责。听到她从对讲机里传来的‘平安’指令，我心里就特别踏实。”

他们守护的宁大线，是一条重要的货物运输动脉，它的安全畅通，关系着区域经济的脉动。12年的坚守，超十万次的精准联控，王燕和吴英强为这条线路筑起一道坚实屏障。在平凡的岗位上，携手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伉俪之歌。

## 离天最近的地方有最温暖的守护



民警通过无人机技术开展线路巡查。 青藏铁路公安局格尔木公安处供图

本报记者 齐延迪 通讯员 董佳茹

除夕前夜，沱沱河畔的风裹挟着雪粒，拍打在青藏铁路公安局格尔木公安处沱沱河站派出所值班室的窗玻璃上。

“今年春运，雁石坪站开通了客运。”所长马千里声音里带着高原特有的沉缓，“很多老乡是头一回从家门口坐火车，咱们得守住。”

这是沱沱河站派出所的第18个春运。

万里长江奔涌东去的起点，没有喧嚣，只有沱沱河畔永恒的辽阔与寂静。在这片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含氧量不及平原一半的生命禁区，582公里线路，19名民警、平均年龄29岁，把青春扎根在风雪高原。

春节前夕，武警某部入伍士兵乘火车抵达沱沱河站。站台上，许多十八九岁的战士头一回上高原，嘴唇发紫，呼吸粗重，眼神里却是掩不住的兴奋与紧张。

驻地武警提前与派出所对接，沱沱河所第一时间增派警力，维护车站秩序。以警车为首的运兵车队缓缓驶向营区，把这些“新人”送回家。

民警田路昱站在站台上目送车队远去。三年前的冬天，他也是这样坐

着车来到沱沱河的。所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这里缺氧，但不缺信仰。”

他把这句话记了三年。如今，他已是所里的骨干，也成了带新民警的“老人”，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

为方便曲麻莱、安多等地群众乘车，不冻泉、雁石坪车站近年来陆续开办客运业务。今年是雁石坪站开通后的第一个春运，也是沱沱河站派出所最忙的一个春运。

候车厅门口，便民服务岗民警轮流值班：为高反旅客递上温水，帮藏族群众查询车次，为务工人员指引路线……没人数过他们一天弯腰多少次、说多少句“我帮您”，但每一声感谢，都是雪域高原最纯净的回响。

但他们弯腰的次数，远不止这些。沱沱河水蜿蜒流淌，这里是长江的起点，也是生态保护的“第一道防线”。随着旅游探险者增多，难以降解的塑料瓶、食品包装、废弃氧气罐散落在草甸与河岸，如同刺目的疮疤。

“源头容不得一丝污染。”在马千里带动下，民警自发组成志愿队，在缺氧与风沙中，利用休息时间清理铁路沿线、河道及公路周边垃圾，多年累计清理垃圾超3吨。派出所还与“绿色江河”保护站常态联动，学习生态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知识，守好长江源头第一

道生态防线。

他们的守护，也给了这片土地上的生灵。

去年深秋，民警王群和田路昱沿青藏线排查线路隐患。晨光刚刚刺破高原冻土，一阵微弱的扑腾声引起他们的注意，不远处的草丛中，一只灰褐色的猛禽蜷缩着，右翼沾染血渍和沙土，耷拉在侧的石堆上。

“它翅膀折了，还在流血，眼睛却僵得很，盯着我们。”王群回忆。

田路昱认出这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隼。他没有犹豫，脱下警服外套，轻轻将隼裹住，带回雁石坪警务区。王群立即查阅野生动物知识手册，为它清洗伤口、包扎固定。民警们给它取名“追风”，当地森林公安赶来时，田路昱把隼小心装进运输箱，细心交代着救助时间、伤口处理方式，眼里满是牵挂。

两个月后，森林公安传来消息：“追风”完全康复，邀请派出所民警一同放归。那天，那只曾经伤残的隼再次展开双翼，冲向旷野的天空。它在派出所上空久久盘旋，发出清亮的鸣叫，然后清啸一声，没人昆仑雪线。那声音穿透风雪，是对生命最清澈的回响。

腊月廿三小年，两人再次巡线至一处涵洞，电线杆上一只灰褐色的隼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像不像去年的‘追风’？”王群轻声问道。田路昱没有回答，他知道那不是“追风”，却更明白，这片土地上还有无数生灵需要守护。隼振翅掠过雪山，朝着春运列车驶来的方向飞去。

“走吧，不冻泉今晚还有一趟临客。”王群紧了紧大衣，口袋里那本野生动物知识手册的边角已经磨破。

值班室的灯映着窗上的霜花，再过几个小时，又一列满载游客的列车将从这里驶过。车灯会刺破风雪，穿过可可西里的茫茫黑夜，载着一车厢的期盼奔向团圆。

他们没有坐在年夜饭的桌旁，没有牵着孩子的手看烟花。站台上的人走空了，运兵车开远了，隼飞走了，列车带走了最后一批旅客，而他们还在，也会一直在。